



“我的作品与环保连在一起”

“书法家的作品与环保是连在一起的。”云南省首批环境使者、著名书法家冯国语日前接受媒体采访,就内心的环保情结、身边的环境变化、文化艺术与环保意识的传播如何结合等内容畅谈已见,深情表达。

冯国语素有“云南第一笔”美誉,早在没有成为环境使者之前,就开始关心环保问题。身为云南省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他提交过关于爱护森林、造福子孙后代等提案,强调加强承包责任制管理,爱护绿水青山。

冯国语说,书法艺术作品是有情感的,中国很多诗歌都是山水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歌和山水水是紧密联系的,很多都是在歌颂美丽的环境,所以书法家的作品与环保是连在一起的。去年“六·五”环境日,冯国语作为主力创作者,为云南省环保公益书画摄影展提供了专门创作的作品,今后,他将继续关注环保,当好云南的环境使者,并希望社会公众都要从小处做起,从细处做起,共同保护好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中国青少年代表在联合国舞台发声

为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目标的实现,加强公众参与特别是青少年的参与,联合国环境署推荐2016年“中国青少年环境论坛”的两位优秀学生郑博中与孙海若作为代表,参加了1月30~31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17青年论坛,代表中国青少年向世界发声,展示中国青少年的责任与担当。

郑博中是人大附中早培班的学生,在2016年首届中国青少年环境论坛上,曾发表《青少年的梦想:改变环境,改变世界》英文演讲,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引领同龄人热心公益、承担社会责任,为改善环境努力。

孙海若也是来自人大附中的公益青年,她利用课余时间,致力于减贫与环境保护的公益项目。作为人大附中中外办学项目学生会主席,她发起了北京市中学生环保联盟,并当选为第一届轮值主席。2016年,她与其他几位小伙伴一起发起“中国青少年环境论坛”,作为学生执委会副主席,参与了环境署2016年青少年论坛的筹备与宣传。



Brendan Wenzel 用天然呆拯救天然呆



Brendan Wenzel 是一位纽约的插画师,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环保主义者。他热爱野生动物,与许多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合作,绘制动物插画,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他描绘的动物,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一幅天然呆的面孔不仅对小孩子吸引力巨大,就连成人都忍不住喜爱。

Brendan 曾用插画抨击过野生动物贸易,比如东南亚地区珍稀鸟类贩卖等问题。但更多的時候,他更愿意描绘那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真实状态,并以拟人化的形式将其重新塑造。在他的笔下,镜冠秧沙鸭、棕颈犀鸟、蓝嘴凤冠雉这些珍稀动物或者憨态可掬,或者色彩迷人,展现了野生动物惹人喜爱的特质。Brendan 说,希望通过他的画能表达出一种人与动物共生的理想状态,希望笔下这些“天然呆”的动物们能得到美好的守护。

■ 绿动神州



◆ 林红宾

山东省栖霞市东北10公里处有两座大山,形如双豹对峙,山下的村庄故名豹山口。这个村是个大村落,拥有400多户人家。村子东面有一条空旷幽深的山谷,传说古代有个道人在这里择泉结庐,潜心修行。后来,道人羽化升天,人们便管这里叫“道士乔”。

道士乔中原有的那座小水库是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说是一座小水库,实际是个小塘湾,坝基低矮,蓄水有限。机械化作业速度快,索性将坝基加高了3米多,这意味着库容增加了近一倍。虽说耗资27万元,却是事半功倍,不需占地,当年竣工,一劳永逸。水库承接容纳了雨雪之水,成为一座规模可观的水库,足可满足周边果园灌溉。在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5年5月他们与村委会签订了长达70年的荒山承包合同,从此兄弟俩便与荒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面对这片光秃秃的山峦,王璞的心在隐隐作痛,与其这么荒芜下去,不如绿化开发,为后人留下一份绿色家业,主意打定,王璞便协同弟弟王强着手实施。在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5年5月他们与村委会签订了长达70年的荒山承包合同,从此兄弟俩便与荒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面对这片光秃秃的山峦,王璞的心在隐隐作痛,与其这么荒芜下去,不如绿化开发,为后人留下一份绿色家业,主意打定,王璞便协同弟弟王强着手实施。在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5年5月他们与村委会签订了长达70年的荒山承包合同,从此兄弟俩便与荒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物名片

高高:海南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负责人

◆ 阿创

39岁的高高,是个非常好玩有趣的人。那是一种由丰富经历、生活沉淀以及自身性格慢慢发酵而来,渗透到骨子里的有趣。她也说自己的“擅长做好玩的事情”,比如松鼠学堂,一直在亏本,可是因为好玩,高高还在坚持着。“我希望所做的事情能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至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身边,营造一片温暖快乐的小世界。如果有人能因此而获益,而快乐一点,那就更好了。”高高说。

“整个海南都在被误解”

多年前,高高想过,如果挣到足够的钱就做公益。后来,她发现其实没有足够的钱也可以做公益。“关键是,什么是足够的钱?可能当时够用就是足够了。”

关注自然和环保,源于高高的童年记忆。她的家乡在湖北宜昌,外婆家在湖北巴东,小时候坐船去外婆家时,两岸就是西陵峡优美的风光。她也坐船去过重庆,当时就被瞿塘峡的险峻和巫峡的幽静震撼了。

“小时候被大美的山水熏陶过以后,就觉得很难被小山小水所打动了。”可2003年,当时在央视做旅游节目记者的高高回家乡拍宣传片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记忆中的优美风光没有了,岸边林立比比的吊脚楼小镇没有了,峡谷深处幽静人家的生活也没有了。本来,高高应该对着摄像机说点什么,可还没开口却失声痛哭。“只是感觉到锥心的疼痛,无法表达,无法形容。当时摄像机就那么对着我,摄影师也不知道是该停还是继续拍。”

儿时故乡的消逝,成了她心中难以抹去的创伤。高高认为,每个人都对环保负有责任。有一次,她去武汉一所大学食堂,发现所有用具都是一次性制品,高高问能否把汤倒在自己带的杯子里?食堂人员说不行,已经都封装好了。“一个大学,全部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将会造成多

山中缺水,开发荒山务必拦蓄山中雨雪之水。2006年刚过了正月十五,在栖霞市水利部门的指导下,王璞和弟弟组织劳力在道士乔的尽头筑起了第一座通行塘坝,与下面的小水库毗邻,打通了东西开发通道。同年4月30日,推土机、挖掘机进一步向深山推进,马达声声,崖传谷应,奏响了小流域治理、开发荒山的序曲。一憋气大干了整整四个月,修通了进山主路5公里、环山路10公里。路随山势,斗折蛇行,连通每座山头,使之沟壑山巅成通途,涉险攀崖眨眼而过。环山路纵横交错,左突右拐,倘若乘车亲历其境,恍若陷入“迷魂阵”。

道士乔中原有的那座小水库是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说是一座小水库,实际是个小塘湾,坝基低矮,蓄水有限。机械化作业速度快,索性将坝基加高了3米多,这意味着库容增加了近一倍。虽说耗资27万元,却是事半功倍,不需占地,当年竣工,一劳永逸。水库承接容纳了雨雪之水,成为一座规模可观的水库,足可满足周边果园灌溉。在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5年5月他们与村委会签订了长达70年的荒山承包合同,从此兄弟俩便与荒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道士乔中原有的那座小水库是上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说是一座小水库,实际是个小塘湾,坝基低矮,蓄水有限。机械化作业速度快,索性将坝基加高了3米多,这意味着库容增加了近一倍。虽说耗资27万元,却是事半功倍,不需占地,当年竣工,一劳永逸。水库承接容纳了雨雪之水,成为一座规模可观的水库,足可满足周边果园灌溉。在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05年5月他们与村委会签订了长达70年的荒山承包合同,从此兄弟俩便与荒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高高的松鼠学堂

大的污染与浪费,真叫人难以平静。”在北京生活八年后,高高来到海南。她发现,相比北京,海南的生态好太多,但当地人却没有好好珍惜和保护。这让高高觉得非常可惜。

“比如海口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城市,中山路的骑楼老街文化与大陆的农耕文化完全不同,具有别样的味道。但这些没有被重视起来,就连从事旅游行业的人都不清楚这些历史人文、生态自然。”

高高认为,海南的美不是环个岛、泡个温泉、潜个水就能够了解的,这不是海南真正的内涵,海南的旅游甚至整个海南都在被误解。“填坑的、走马观花式的旅游产品模式,把海南的名声败坏了。”

这些所见所闻,都促使高高一直对自己的公益道路进行思考。

羊山湿地的危机和保护

经过多方筹备,高高发起成立了海南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以下简称“松鼠学堂”),锁定“自然教育”为切入点,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致力于海口羊山湿地的保护,建立自然教育基地,让更多人意识到羊山湿地的重要性和它面临的危机,并通过参与羊山湿地的保护行动,强化保护意识。

羊山湿地位于海口市近郊,保留着相对原生态的湿地和森林景观,对维持海口的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耕作方式的改变,这片湿地面临着退化的危险。

“我们多是以自然教育的方式对羊山湿地进行保护,更多是一种体验式的理念传递。”高高认为,自然教育不同于单纯的环境教育。“环境教育中,大家看到悲伤、破坏的一面,这当然可以激发大家的同理心、同情心;但是我想用慢一些的速度、低一些的姿态,去发现环境的美,观察环境生态的好,这是带着爱而产生的行为。”

在高高看来,自然是个生生不息、循环相连、和谐共生的宏大而精妙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面,人只是其中一



春染道士乔

站在主峰老庙顶俯瞰道士乔,但见水库塘坝星罗棋布,犹如块块翡翠撒落山中。水库里放养了鱼、虾、蟹、蚌,多年不见的一些水鸟又来戏水觅食。这里远离人群,极为僻静,一些野鸭任意选择塘坝安然过夜,不啻住在高雅的“包间”。

山花谢了又开,候鸟去了又来,王璞在道士乔已经待了整整9个年头。他怀揣美好的憧憬,撒播绿色的信念。昔日的荒山大为改观,荒坡开垦出层层梯田,栽植板栗300亩,核桃200亩,桑树110亩,大樱桃、无花果、柿子100亩。尤其在山上采用“自然农法”栽植的100亩优质苹果,是以新开垦的处女地栽植优质苹果苗木,用内蒙购进的羊粪做肥料,用山泉蓄水灌溉,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让果树在山清风清,就连空气也没有了点儿污染的环境下开花结果。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所结出的苹果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纯生态纯天然的有机食品。然而,谁能想到,仅此一项,他们投资就多达120万元。

隐居山野,“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红尘远去,唯闻天籁,山水人怀,物我两忘。王璞有时潜心劳作,会忘了时间,蓦地听到山鸡啼鸣,耿耿太阳,方有时间概念。9年来,王璞兄弟栽植黑松、华山松、梧桐、速生柳、北海道黄杨、杏梅、榆梅、柿子、软枣、杏子、桃子、木瓜、榛子等约两万株,硬是把一片光秃秃的山峦“养”成了绿色的海洋。春染道士乔,荒山披绿装。阳春三月,道士乔及周围的山峦草长莺飞,杏花、桃花,杜梨花含苞怒放,姹紫嫣红,斑斓多姿,坡浓谷艳,芬芳馥郁,深深嗅之,如品佳酿,醉了身心。

育林要见林,必需护林人。在他们的守护下,山上的次生赤松林长起来

了,密匝匝黑压压的。有些松树造型奇特,状若华盖,蕴含古韵。山洼里那些青杨和刺槐,都在拔地而起,竞相比肩。

严格封山,留苗养树,这是植树造林的最佳捷径。王璞爱护山中每一棵野生树苗,果园边上长出一棵小刺槐树,弟弟嫌它碍事要刨掉,他说什么也不让,难怪有人叫他“树痴”。小树从小育,长大不弯曲。王璞时常拿着柴镰和手锯置身于山林之中,为树木整形。他动辄爬上树截去多余的枝杈,然而,毕竟不是年过60岁的人了,委实有些力不从心,常会累得气喘吁吁,只好坐在地上小憩,想着山峦的愿景,义无反顾,再苦再累,在所不辞。有些树木已经成材了,邻村有人前来盗伐,碰巧被王璞逮了个正着,便好言相劝,让他将割倒的树木带走,那人羞愧难当,临别时表示下不为例。有个乡亲开着农用三轮车前来打柴,为了搬运方便,放倒树木,除去树枝,只留树干。殊不知,当他开车刚进山,就引起了王璞的注意,便暗中跟踪,见他砍倒几棵柞树,便上前阻拦。他说伙计,养棵小树起码需5年,毁掉它只需一镰,装满这一车,需要砍一片,倘若大家都像你这么乱砍滥伐,这片山峦又会像以前那样光秃秃的。这几年我在山上就算前功尽弃了。那个村民自知理亏,连赔不,承诺绝不再犯。

山中有一棵数百年的皂角树,树干及主枝已经半朽,仅靠半边树皮生存;有个枝杈已朽,从侧面端详,活脱脱一尊观音菩萨双手合十面东而立,真乃妙趣天成。王璞将其严加保

护,使其延年益寿。还有那棵大柳树,已有上百年的高龄,为了保护它,硬是把水库坝基向北移出50米,用超支近10万的代价保住了古树。这个水库,也因此得名“柳仙湖”。古树彰显文明,沧桑厚重味浓,使其成为山中一道元古的风味供人品赏。他在门前栽下了紫藤、槐树、黄杨、玉兰、红柳、竹子等树木,每逢客人进山造访,他会如数家珍般一一介绍。现在,烟台市林科所在这里栽植的大板栗、无花果、榛子实验基地发展势头良好。除此而外,林科所还充分利用这里的天然优势,将赤松和黑松进行杂交,培育新的树种。

承包开发荒山,非急功近利之事,实乃从长计议之策。迄今为止,王璞和弟弟王强已投入800余万元,而王强一家至今仍住在单位当年分给的房子,儿子眼见就要结婚了,本该为其买楼房了,然而他把所有的积蓄全投在开发荒山上,除此而外,什么也顾不得了。

王璞,一位隐居道士乔、皈依自然的“绿色卫士”。试想,全国有多少这样的荒山,倘若能够多多涌现出这样的“绿色卫士”,那该是何等美好!真可谓绿色氤氲“中国梦”,人与自然共繁荣!

◆ 本报记者王琳琳

“我们碰上的某些重大技术问题,其实自然界中早就有答案。这也让我越来越意识到认知自然、师法自然的重要性。”2017年1月14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工程教授陈华伟,凭借对“猪笼草叶嘴滑舌机制”机制的揭示,接过了中国新锐科技人物的奖杯。

在场的人无不好奇,一个从事机械制造的专家,为何要研究植物机理,又为何说出了科研要“认知自然、师法自然”的感悟呢?几天后,记者专程前往陈华伟所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聆听这位机械工程教授、仿生学专家讲述科学研究与“师法自然”之间的关系与感悟,寻求答案。

陈华伟本是学机械工程专业,一直念到博士后。然而,他发现,机械工程作为一门古老的工业学科,要想做出成绩,必须与其他学科交叉。2007年,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他,加入到北航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从事微纳制造、仿生表面技术研究。他曾跟从事机械制造研究的张德远教授合作,研制出了逼真的仿生鲨鱼皮肤,无论在医疗还是军事领域都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我们想得到的一些功能,在自然界中早就已经存在数百万年了。”陈华伟说。比如,人类很早就认识到萤火虫会发光、荷叶上露珠会滚动。这些大自然中动植物的神奇功能,陈华伟和团队很想人为制作出来,服务人类的生产生活。

2016年,陈华伟和团队研究两年多的《猪笼草口缘区表面液膜连续定向搬运机制》登上世界顶级期刊《Nature》杂志,这是我国高校机械工程学科领域首篇在《Nature》在线发表的文章,而文章成果的取得正是依靠“师法自然”。

时间追溯到几年前,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精准微创手术器械创成与制造”重大研究项目,要论证攻克长期存在的“微创手术器械粘刀”问题。陈华伟和团队盯上了猪笼草,一种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植物,它有着湿润的“嘴唇”,常常会在其“嘴唇”表面爬行时,当昆虫“失足”滑落进捕虫笼内。如果能制造出具有猪笼草那样功能的表面材料,手术粘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通过对猪笼草口缘区微观结构特征的深入表征分析,研究团队发现了液膜在猪笼草口缘能够沿着单一方向快速搬运,从而首次发现了液膜单向搬运的神奇现象。也就是说,在猪笼草的口缘区,水可以从低洼高流。

大自然给了他们超乎寻常的启示。但为何猪笼草会出现如此神奇的现象?陈华伟和团队开始了对猪笼草微观结构的潜研究和探知。经过长时间的攻关和研究,陈华伟和团队终于发现,在猪笼草看似光滑的叶片表面上,有一道道褶皱,这些褶皱呈梯度楔角,角度越小,液体单向搬运的速度越快,水往高处爬得越高。根据这个特性,陈华伟和团队加班加点,攻克研究,终于制造出了不仅具备猪笼草“嘴唇”形状,而且具备其性能的仿生“嘴唇”。这一成果,不仅可以解决微创手术在高温环境下的粘刀问题,还可以解决沙漠干旱地区的植物长距离滴管供水问题,以及飞机、风机除冰等。

“我们的研究,就是利用大自然的神奇现象来解决工程技术难题,在细微方寸中,得到启示。”陈华伟说。

自然有答案



猪笼草